

15 作品集

金庸

飛狐
外傳

下

金庸作品集

15

飛狐
外傳

下

廣州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飞狐外传/金庸著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2.11

ISBN 7-80655-334-7

I. 飞… II. 金… III. 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71194 号

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: 19-2001-175 号

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出版社在中国地区专有使用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敬告读者

为了防止和打击盗版、盗印、销售盗版本等非法行为, 保护读者的正当权益, 我社为本书引进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。全部作品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都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。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询产品真伪。

1. 请拨全国免费电话 8008301315, 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 18 位数码并按并键结束。
2. 使用全球通手机请将 18 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往 18183150 即可。
3. 网上查询 www.macs.com.cn。

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, 可向当地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、新闻出版局、工商管理部、公安机关、技术监督部门举报, 或与广州出版社联系。

地址: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

邮编: 510121

电话: 020-83780265、83781097 (白天) 13570022400 (全天)

传真: 020-83780167

凡提供有效证据和可靠线索协助打击盗版活动的人士, 将获得广州出版社的重奖。谢谢读者对广州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。

《金庸作品集》广州版新序

我的小说出了许多版本。正式授权的版本在香港是明河版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是明河版的简体字版，台湾先后是远景版和远流版，中国内地是天津的百花文艺版，三联书店版。（北京的文化艺术社本来曾正式授权，但因转授权第三者的纠纷而引起诉讼）百花版早已结束，三联书店与文艺社的授权也都已于2001年年底终止，不再续约，从2002年开始，授权广州出版社独家出版。

这次的广州新版，改正了不少错字、漏字。现在我正在进行第三次的重新校订，主要是接受了读者们的指正。有几段长的改写，是吸收了评论者以及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。修订后的版本，也将由广州出版社出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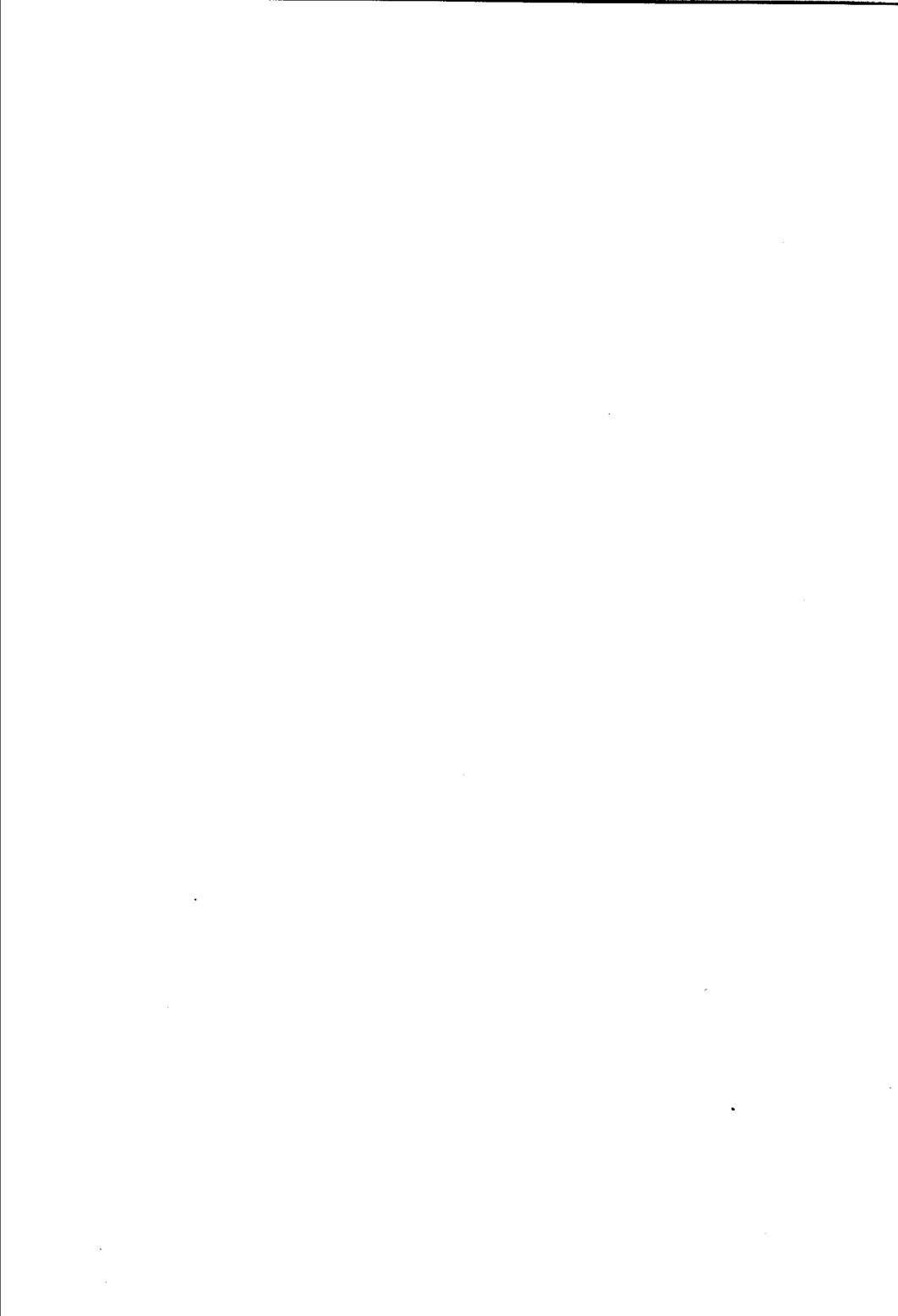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授权广州社出版，因为广州与香港相距很近，业务上容易联系，广州出版社给予很多合作与优惠，对于书籍质量的保证，盗印的取缔，版权的保护等作了许多令作者十分满意的努力，使我们对合作的前途怀有良好的展望。欢迎读者们继续赐予批评指教，可请由广州出版社转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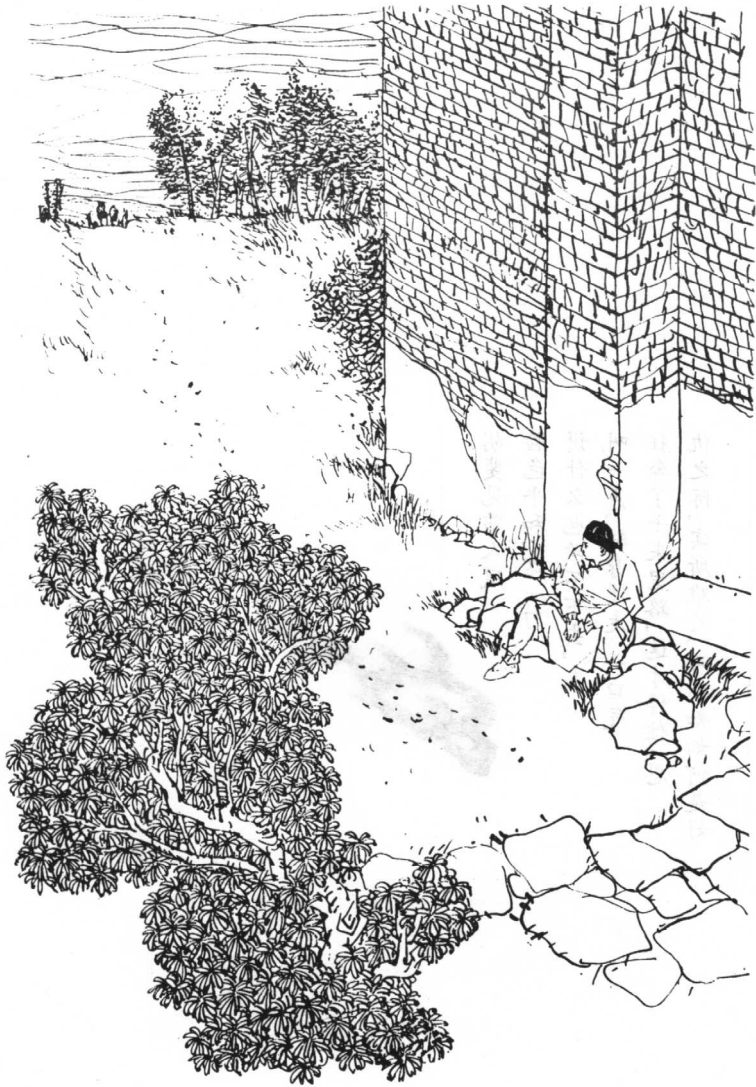
金庸

二〇〇一·十一·十三

目
录

第十一章	恩仇之际·····	315
第十二章	古怪的盗党·····	337
第十三章	北京众武官·····	383
第十四章	紫罗衫动红烛移·····	409
第十五章	华拳四十八·····	433
第十六章	龙潭虎穴·····	469
第十七章	天下掌门人大会·····	487
第十八章	宝刀银针·····	529
第十九章	相见欢·····	559
第二十章	恨无常·····	601
后 记	·····	640







胡斐见苗人凤

脸色平和，这一刀

说什么也砍不下去，大

叫一声，转身便走。一口气

狂奔了十来里路，这才停住。恩

仇之际，实所难处，可不知如何是好。

第十一章 恩仇之际

次日一早，三人上马又行，来时两人快马，只奔驰了一日，回去时却到次日天黑，方到苗人凤所住的小屋之外。

钟兆文见屋外的树上系着七匹高头大马，心中一动，低声道：“你们在这里稍等，我先去瞧瞧。”绕到屋后，听得屋中有好几个人在大声说话，悄悄到窗下向内一张，只见苗人凤用布蒙住了眼，昂然而立，厅门口站着几条汉子，手中各执兵刃，神色甚是凶猛。钟兆文环顾室内，不见兄长兆英、兄弟兆能的影踪，心想他二人责在保护苗大侠，却不知何以竟会离去，心中不禁忧疑。

只听得那五个汉子中一人说道：“苗人凤，你眼睛也瞎了，活在世上只不过是多受些儿活罪。依我说啊，还不如早点自己寻个了断，也免得大爷们多费手脚。”苗人凤哼了一声，并不说话。又有一名汉子说道：“你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在江湖上也狂了几十年啦。今日乖乖儿趴在地下给大爷们磕几个响头，爷们一发善心，说不定还能让你多吃几年窝囊饭。”

苗人凤低哑着嗓子道：“田归农呢？他怎么没胆子亲自来跟我说话？”首先说话的汉子笑道：“料理你这瞎子，还用得着田大爷自己出马么？”苗人凤涩然说道：“田归农没来？他连杀我也没胆么？”

便在此时，钟兆文忽觉得肩头有人轻轻一拍，他吃了一惊，向前纵出半丈，回过头来，见是胡斐和程灵素两人，这才放心。胡斐走到他身前，向西首一指，低声道：“钟大哥和三哥在那边给贼子围上啦，你快去相帮。我在这儿照料苗大侠。”钟兆文知他武功了得，又挂念

着兄弟，当下从腰间抽出判官笔，向西疾驰而去。

他这么一纵一奔，屋中已然知觉。一人喝道：“外边是谁？”胡斐笑道：“一位是医生，一个是屠夫。”那人怒喝：“什么医生屠夫？”胡斐笑道：“医生给苗大侠治眼，屠夫杀猪宰狗！”那人怒骂一声，便要抢出。另一名汉子一把拉住他臂膀，低声说道：“别中了调虎离山之计。田大爷只叫咱们杀这姓苗的，旁的事不用多管。”那人喉头咕噜几声，站定脚不动了。胡斐原怕苗人凤眼睛不便吃亏，要想诱敌出屋，逐一对付，哪知他们却不上这当。

苗人凤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回来了？”胡斐朗声道：“在下已请到了毒手药王他老人家来，苗大侠的眼准能治好。”

他说“毒手药王”，原是虚张声势，恫吓敌人，果然屋中五人尽皆变色，一齐回头，却见门口站着一个人粗壮少年，另有一个瘦怯怯的姑娘，哪里有什么“毒手药王”？

苗人凤道：“这里五个狗崽子不用小兄弟操心，你快去相助钟氏三雄。贼子来的人不少，他们要倚多为胜。”

胡斐还未回答，只听得背后脚步声响，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：“苗兄料事如神，我们果然是倚多为胜啦！”

胡斐回头一望，吃了一惊，只见高高矮矮十几条汉子，手中各持兵刃，慢慢走近。此外尚有十余名庄客僮仆，高举火把。钟氏三雄双手反缚，已被擒住。一个中年相公腰悬长剑，走在各人前头。胡斐见这人长眉俊目，气宇轩昂，正是数年前在商家堡中见过的田归农。当年胡斐只是个黄皮精瘦的童子，眼下身形相貌俱已大变，田归农自然不认得他。

苗人凤仰头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田归农，你不杀了我，总是睡不安稳。今天带来的人可不少啊！”田归农道：“我们是安分守己的良民，怎敢说要人性命？只不过前来恭请苗大侠到舍下盘桓几日。谁叫咱们有故人之情呢。”这几句话说得轻描淡写，可是洋洋自得之情溢于言表，今日连威震湘鄂的钟氏三雄都已被擒，苗人凤双目已瞎，此外更无强援，哪里更有逃生的机会？至于站在门口的胡斐和程灵素，他

自然没放在眼角之下，便似没这两个人一般。

胡斐见敌众我寡，钟氏三雄一齐失手，看来对方好手不少，如何退敌救人，实是不易。他游目察看敌情，田归农身后站着两个女子。此外有一个枯瘦老者手持点穴槌，另一个中年汉子拿着一对铁牌，双目精光四射，看来这两人都是劲敌。此外有七八名汉子拉着两条极长极细的铁链，不知有什么用途。

胡斐微一沉吟，便即省悟：“是了，他们怕苗大侠眼睛后仍是十分厉害，这两条铁链明明是绊脚之用，欺他眼睛不便，七八人拉着铁链远远一绊一围，他武功再强，也非摔倒不可。”他向田归农望了一眼，胸口忍不住怒火上升，心想：“你诱拐人家妻子，苗大侠已饶了你，竟要一个毒计接着一个，非将人置之死地不可。如此凶狠，当真禽兽不如。”

其实田归农固然阴毒，却也有不得已的苦衷，自从与苗人凤的妻子南兰私奔之后，想起她是当世第一高手的妻子，每日里食不甘味，寝不安枕，一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便疑心是苗人凤前来寻仇。

南兰初时对他是死心塌地的情痴恋，但见他整日提心吊胆，日日夜夜害怕自己的丈夫，不免生了鄙薄之意。因为这个丈夫苗人凤，她实在不觉得有什么可怕。在她心中，只要两心真诚地相爱，便是给苗人凤一剑杀了，那又有什么？她看到田归农对他自己性命的顾念，远胜于珍重她的情爱。她是抛弃了丈夫，抛弃了女儿，抛弃了名节来跟随他的，而他却并不以为这是世界上最宝贵的。

因为害怕，于是田归农的风流潇洒便减色了，于是对琴棋书画便不大有兴致了，便很少有时间伴着她在妆台前调脂弄粉了。他大部分时候在练剑打坐。

这位官家小姐，却一直是讨厌人家打拳动刀的。就算武功练得跟苗人凤一般高强，又值得什么？何况，她虽然不会武功，却也知道田归农永远练不到苗人凤的地步。

田归农却知道，只要苗人凤不死，自己一切图谋终归是一场春梦，什么富可敌国的财宝，什么气盖江湖的权势，终究不过是镜中

花、水中月罢了！

因此虽然是自己对不起苗人凤，但他却非杀了这人不可。现在，苗人凤的眼睛已弄瞎了，他武功高强的三个助手都已擒住了，室内有五名好手在等待自己下手的号令，屋外有十多名好手预备截拦，此外，还有两条苗人凤看不见的长长的铁链……

程灵素靠在胡斐的身边，一直默不作声，但一切情势全瞧在眼里。她缓缓伸手入怀，摸出了半截蜡烛，又取出火摺。只要蜡烛一点着，片刻之间，周围的人全非中毒晕倒不可。她向身后众人一眼也不望，晃亮了火摺，便往烛芯上凑去，在夜晚点一支蜡烛，那是谁也不会在意的事。

那知背后突然噔地一声，打来了一枚暗器。这暗器自近处发来，既快且准，程灵素猝不及防，蜡烛竟被暗器打成两截，跌在地下。她吃了一惊，回过头来，只见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小姑娘厉声道：“你给我规规矩矩地站着，别捣鬼！”

众人目光一时都射到了程灵素身上，均有讶异之色。程灵素见那暗器是一枚铁锥，淡淡地道：“捣什么鬼啊？”心中却暗自着急：“怎么这个小姑娘居然识破了我的机关？这可有点难办了。”

田归农只斜晃一眼，并不在意，说道：“苗兄，跟我们走吧！”

他手下一名汉子伸手在胡斐肩头猛力一推，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站开些。这里没热闹瞧。”他见胡程二人貌不惊人，还道是苗人凤的邻居。胡斐也不还手，索性装傻，便站开一步。

苗人凤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快走，别再顾我！只要设法救出钟氏三雄，苗某永感大德。”胡斐和钟氏三雄均是大为感动：“苗大侠仁义过人，虽然身处绝境，仍是只顾旁人，不顾自己。”

田归农心中一动，向胡斐横了一眼，心想：“难道这小子还会有什么门道？”喝道：“请苗大侠上路。”

这六个字一出口，屋中五人刀枪并举，同时向苗人凤身上五处要害杀去。

小屋的厅堂本就不大，六个人挤在里面，眼见苗人凤无可闪避，岂知他双掌一错，竟是硬生生从两人之间挤了过去。五人兵刃尽数落空，喀喇喇几声响，一张椅子被两柄刀同时劈成数块。

苗人凤回转身来，神威凛凛地站在门口，他赤手空拳，眼上包布，却堵住门不让五个敌人逃走。胡斐本待冲入相援，但见他回身这么一站，已知他有恃无恐，纵无不胜，一时也不致落败。

那五名汉子心中均道：“我们五个人联手，今日若还对付不了一个瞎子，此后还有什么脸面再在江湖行走？”

苗人凤叫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再也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胡斐道：“苗大侠放心，凭这些狗崽子，还挡不了我的路！”苗人凤说道：“好，英雄年少，后生可畏！”说了这几个字，突然抢入人丛，铁掌飞舞，肘撞足踢，威不可当。

室中这五人均非寻常之辈，一见苗人凤掌力沉雄，便各退开，靠着墙壁，俟隙进击。混乱中桌子倾倒，室中灯火熄灭。屋外两人高举火把，走到门口，因苗人凤双目既瞎，有无火光全是一样，那五人却可大占便宜。

突听一人大吼一声，挺枪向苗人凤刺去，这一枪对准他的小腹，去势极是狠辣。苗人凤右腿横跨，伸掌欲抓枪头，那知西南角上一人悄没声地伏着，倏地挥刀砍出，噗的一声，正中他右腿。原来这人颇有智计，知道苗人凤全仗耳朵听敌，闻风辨器。他屏住呼吸，一动不动地蹲着，苗人凤激斗方酣，自不知他的所在，直候到苗人凤的右腿伸到自己跟前，这才一刀砍落。

屋内屋外众人见苗人凤受伤，一齐欢呼。

钟兆英喝道：“小兄弟，快去救苗大侠，再待一会儿可来不及了！”

便在此时，苗人凤左肩又中了一鞭。他心中想：“今日之势，若无兵刃，空手杀不出重围。”

胡斐也早已看清楚局面，须得将手中单刀抛给苗人凤，他方能制胜，但门外劲敌不少，自己没了兵刃，却也难以抵挡，如何两全，一

时彷徨无计，眼见情势紧急，不暇细思，叫道：“苗大侠接刀！”挥起内力，呼的一声，将单刀掷了进去。这一掷力道奇猛，室中五个敌人便要伸手来接，手腕非折断不可，只有苗人凤一人，才接得了这一掷。

哪知此时苗人凤的左膀正伸到西南角处诱敌，待那人又是一刀砍出，手腕一翻，夹手已将单刀抢过，听着胡斐单刀掷来的风势，刀背对刀背一碰，当的一声，火花四溅，竟将掷进来的单刀砸出门去，叫道：“你自己留着，且瞧我瞎子杀贼。”

他身上虽受了两处伤，但手中有了兵刃，情势登时大不同，呼呼两刀，将五名敌人逼得又贴住了墙壁。

屋中五人素知“苗家剑”的威名，但精于剑术之人极少会使单刀，均想你纵然夺得一把刀，未必比空手更强，各人吆喝一声，挺着兵刃又上。只见门外亮光一闪，又掷进一把刀来，这一次却是掷给那单刀被夺的汉子。那人伸手接住，他适才兵刃脱手，颇觉脸上无光，非立功难以挽回颜面，当下舞刀抢攻，向苗人凤迎面砍去。

苗人凤凝立不动，听得正面刀来，左侧鞭至，仍是不闪不架，待得刀鞭离身不过半尺，猛地转身，刷的一刀，正中持鞭者右臂，手臂立断，钢鞭落地。那人长声惨呼。持刀者吓了一跳，伏身向旁滚开。

胡斐心中一动：“这一招‘鹞子翻身刀’明明是我胡家刀法，苗大侠如何会使？而他使得居然比我更是精妙！”

屋中其余四人一愣之下，有人开口叫了起来：“苗瞎子也会使刀！”

田归农猛地记起：当年胡一刀和苗人凤曾互传刀法剑法，又曾交换刀剑比武，心中一凛，叫道：“他使的是胡家刀法，与苗家剑全然不同。大伙儿小心些！”

苗人凤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不错，今日叫鼠辈见识胡家刀法的厉害！”踏上两步，一招“怀中抱月”，回刀一削，乃是虚招，跟着“闭门铁扇”，单刀一推一横，又有一人腰间中刀，倒在地下。

胡斐又惊又喜：“他使的果然是我胡家刀法！原来这两招虚虚实实，竟可以如此变化！”要知苗人凤得胡一刀亲口指点刀法的妙诣要

旨，他武功根底又好，比之胡斐单从刀谱上自行琢磨，所知自然更为精深。

但见苗人凤单刀展开，寒光闪闪，如风似电，吆喝声中，一招“沙僧拜佛”，一人花枪折断，斜肩被劈，跟着“上步摘星刀”，又有一人断腿跌倒。

田归农叫道：“钱四弟，出来，出来！”他见苗人凤大展神威，这时屋中只剩下一个使单刀的“钱四弟”，即令有人冲入相援，也未必能操胜算，决意诱他出屋用铁链擒拿。但苗人凤拦住屋门，那姓钱的如何能够出来？

苗人凤知道此人便是用阴毒手法砍伤自己右腿之人，决不容他如此轻易脱逃，钢刀晃动，将他逼在屋角之中，猛的一刀“穿手藏刀”砍将出去，呛啷一响，那人单刀脱手。这人极是狡猾，乘势在地下一滚，穿过桌底，想欺苗人凤眼不见物，便此逃出屋去。苗人凤顺手抓起一张板凳，用力掷出。那人正好从桌底滚出，砰的一声，板凳正撞在他的胸口。这一掷力道何等刚猛，登时肋骨与凳脚齐断，那人立时昏死过去。

苗人凤片刻间连伤五人，总算他知这些人全是受田归农指使，与自己无冤无仇，因此未下杀手，每人均使其身受重伤而止。但霎时之间五名好手一齐倒地，屋外众人无不骇然，均想：“这人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，果然了得！若他眼睛不瞎，我辈今日都死无葬身之地了。”

田归农朗声笑道：“苗兄，你武功越来越高，小弟佩服得很。来来来，小弟用天龙剑领教领教你的胡家刀法！”接着使个眼色，那些手握铁链的汉子上前几步，余人却退了开去。

苗人凤道：“好！”他也料到田归农必有阴险的后着，但形格势禁，非得出屋动手不可。

胡斐突然说道：“且慢！姓田的，你要领教胡家刀法，何必苗大侠亲自动手，在下指点你几路，也就是了！”

田归农见他适才掷刀接刀的手法劲力，已知他不是平常少年，但终究也没怎么放在心上，向他横了一眼，冷笑道：“你是何人？胆敢在田大爷面前口出狂言？”

胡斐道：“我是苗大侠的朋友，适才见苗大侠施展胡家刀法，心下好生敬佩，记住了他几下招数，就想试演一番。阁下手中既然有剑，只好劳你大驾，给我喂喂招了！”

田归农气得脸皮焦黄，还没开口，胡斐喝道：“看刀！”一招“穿手藏刀”，当胸猛劈过去，正是适才苗人凤用以打落姓钱的手中兵刃这一招。田归农举剑封架，当的一响，刀剑相交，田归农身子一晃，胡斐却退了一步。

要知田归农是天龙门北宗的掌门人，一手天龙剑法自幼练起，已有四十年的造诣，功力自比胡斐深厚得多。两人这一较内力，胡斐竟自输了一筹。但田归农见对方小小年纪，膂力竟如此沉雄，满以为这一剑要将他单刀震飞，内伤呕血，那知他只退了一步，脸上若无其事，倒也不禁暗自惊诧。

苗人凤站在门口，听得胡斐上前，听得刀削的风势，又听得两人刀剑相交，胡斐倒退，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这招‘穿手藏刀’使得一点不错。可是胡家刀法的要旨端在招数精奇，不在以力碰力。请你退开，让我瞎子来收拾他。”

胡斐听到“胡家刀法的要旨端在招数精奇，不在以力碰力”这两句话，心念一动，暗道：“苗大侠这两句话令我茅塞顿开，跟敌人硬拼，那是以己之短，攻敌之长。”又想起当年赵半山在商家堡讲解武学精义，正与苗人凤的说法不谋而合，心中一喜之下，大声道：“且慢！苗大侠适才所使刀法我只试了一招，还有十几招未试。”转过头来，向田归农道：“这一招‘穿手藏刀’，你知道厉害了么？”

田归农喝道：“浑小子，还不给我滚开！”

胡斐说道：“好，你不服气，待我把胡家刀法一一施展，若是我使得不对，打你不过，我跟你磕头。倘若你输了呢？”田归农满肚子没好气，喝道：“我也跟你磕头！”

胡斐笑道：“那倒不用！你若不敌胡家刀法，那就须立时将钟氏三雄放了。这三位武功修为，可比你高明得太多。若说单打独斗，你决非三位钟兄敌手。单凭人多，那算什么英雄？”他这番话一则激怒对方，二则也是替钟氏三雄出气。

三钟双手被缚，听了这几句话，心中甚是感激。

田归农行事本来潇洒，但给胡斐这么一激，竟是大大地沉不住气，心想：“你想输了给我磕头？有这么便宜事！今日叫你的小命难逃我的剑底。”当下左袖一拂，左手捏个剑诀，斜走三步，他心中虽怒，却不莽进，使的竟是正规的天龙门一字剑法。

众人见首领出手，一齐退开，手执火把的高高举起，围成一个明晃晃的火圈。

胡斐叫道：“‘怀中抱月’，本是虚招，下一招‘闭门铁扇’！”口中吆喝，单刀一推一横，正与苗人凤适才所使的一模一样。田归农身子一闪，横剑急刺。胡斐叫道：“苗大侠，下一招怎么使？我对付不了啦！”

苗人凤听他叫出“怀中抱月”与“闭门铁扇”两招的名字，也不怎么惊异，因胡家刀法的招数外表上看去，和武林中一般大路刀法并无多大不同，只是变化奇妙，攻则去势凌厉，守则门户严谨，攻中有守，守中有攻，令人莫测高深，这时听胡斐急叫，眉头一皱，叫道：“沙僧拜佛。”

胡斐依言一刀劈去。田归农长剑斜刺，来点胡斐手腕。

苗人凤叫道：“鹞子翻身！”他话未说完，胡斐已使“鹞子翻身”砍去。田归农吃了一惊，急忙退开一步，嗤的一声，长袍袍角已被刀锋割去一块。他脸上微微一红，刷刷刷连刺三剑，迅捷无伦，心想：“难道你苗人凤还来得及指点？”

苗人凤一惊，暗叫要糟。却听胡斐笑道：“苗大侠我已避了他三剑，怎地反击？”苗人凤顺口道：“关平献印！”胡斐道：“好！”果然是一刀“关平献印”！

这一刀劈去，势挟劲风，威力不小，但苗人凤先已叫出，田归农